



杨春秀：

##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文/图 本报记者 曹永亮 本报通讯员 薛振华

杨春秀今年88岁，孝义人。1949年太原解放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5军194师580团，当了团部的电话兵。同年，从太原出发，徒步行军到了晋南河津县，从禹门口渡黄河过了陕西。部队的任务一是解放西北五省（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二是打土匪；三是开荒种地。他们开到陕、宁分界线的花果山水帘洞（历史上穆桂英大战穆柯寨，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地方），先后和国民党胡宗南、马鸿奎、马步芳的军队连续打了好几个漂亮战，解放了兰州后，部队开到宁夏固原留排山花家岭开了荒。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奉命由陕西乘火车到了徐州，休息了七八天，又从徐州开到辽宁本溪，收了手电筒，把列宁服剪下口子，发了饼干和肉干，从本溪到达了丹东市，利用晚间夜黑过了鸭绿江。过了江就是朝鲜的

朝鲜第五次战役打响后，由于敌人识破了我军的意图，每天有数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部队的战线拉得太长，加之后勤跟不上，给养不能及时供应，支持不住很快撤退到了后方。回来后才知，杨老的连长和指导员都被牺牲了。说到这里，杨老顿时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后来杨老的部队开到龙虎山，距离谈判地点不远，黑夜能望到“板门店”大门上挂的红灯笼和地下明晃晃的探照灯。在谈判未成功前，部队在山上打，他们在山下谈。你谈你的，我打我的，互不干扰。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杨老回到河北省张家口。退伍时，每人发给了200元的安家费。回到孝义后，当了兑镇公社吃代购代销粮的电话线务员。现在，市民政局给他每月发1200元的补助金（以季度下发）。他



图为杨春秀

新义州。抬头远望，一片苍凉残酷景象，整座城市炸成平地、废墟，只剩一座小楼还是顶子被炸塌，能看见太阳。部队向临晋江前线徒步进发，几个月不能脱衣服睡，累了在路边歇一歇继续走。过了临晋江到了最前线，他们白天钻在防空洞里，躲避敌人的空袭，晚间利用夜色歼灭敌人。战斗没有前方和后方，有时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敌机很猖狂，即使发现了一个人也要轰炸。他的班长刘培文和副班长就是在洞口被炸死的。

电话兵的任务是战斗打到哪里，电话线接到哪里，要保证战场上和指挥所的通讯畅通。炮弹炸断了线，马上要接起来。他们和团里的作战参谋、电话兵、观察所的观察员，三个人经常配合在一起。过了临晋江后，头一次就给尖刀连和尖刀排架设电话线，一个电话兵正爬上杆子接线，给炮弹炸死掉下来。有一次，他架线时，被敌人的汽油弹炸伤了腿，两只小腿上炸下20多个眼子，鲜血直流，钻心地疼。部队把他送回国内四平市梨树县的陆军医院救治。伤好后他又回到朝鲜前线。直到如今，杨老的两只腿上还有许多黄豆大的白点。

说：“我有3个儿子3个女儿，7个孙子。人丁兴旺，子孝孙贤，不缺吃不缺穿，生活过得很美满”。

翻看部队当年给杨老的《鉴定表》，上面给了杨老这样的评价：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肯干；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顽强，能圆满完成任务。

康孝文：

## 军旅生涯影响一生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那时条件差，照片不多。”康孝文把自己当兵时仅有的三、四张照片翻出来给记者看。康孝文曾是一个开汽车的老兵，59岁的他已退伍多年，但现在联系最紧密的还是战友。19岁当兵，在部队待了5年，开了5年的汽车。回想当兵日子的点点滴滴，康孝文说并不后悔，他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献给了自己深爱的国家。现在每天逗完孙子，没事就和南京的战友、柳林的战友微信上聊聊天，侃着五湖四海的事，晚上睡觉闭上眼，战友年轻时的身影又都浮现在脑海里。

### 为填饱肚子当了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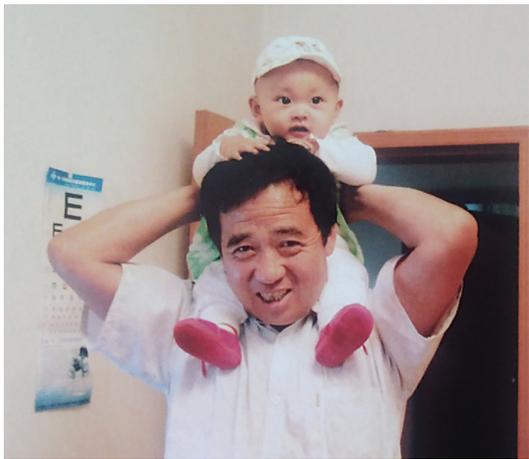
“咱们柳林那时是贫困县，没有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康孝文出生在柳林县柳林镇的一个小村子，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

的军姿和队列行走，晚上睡觉时累得筋疲力尽正处在深度睡眠，一声哨响就会把自己从梦中惊醒，那时听到这种急促的哨声很心慌，往往愣上几秒不知道先该干什么。后来，成了老兵，夜间紧急集合课目成了家常便饭，对打背包也不畏惧了，因为那些都可以为常。

### 当兵的生涯影响我一生

“那时当兵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康孝文说，他是南空工程兵机运大队汽车运输一连的兵，那时他们的部队经常去南京、安徽安庆修整机场，完了还去安徽为老百姓拉毛盖房子。

“1981年，长江发洪水，安庆的4号码头往城里灌水，去救援时，许多老百姓在家里



康孝文和孙子

民，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人多，一家老小都吃不饱饭。小时候就听说解放军挺好，对百姓挺和善，到了部队上可以吃饱饭。打那起，他就羡慕上了那些穿绿色军装扎武装带的解放军，当兵至少能吃饱饭。

因为家里穷，为了顾及弟弟妹妹上学，康孝文没怎么读书就正式下地干活。到19岁那年，县里人武部来招兵，他就踊跃报名参军。离开家时，还有点伤感，想念家人，不过思念的痛苦很快就被能吃饱所取代，在进入部队后，他每天都能吃饱，而且每月可以领到6元的津贴。

“新兵连的生活是难以忘却的，那种生活既新鲜又紧张。”康孝文说，那时他们新兵刚到部队就怕夜间紧急集合，本来站了一天

都是坐在木盆子里。我们汽运一连的战士们拉着沙袋不分白昼黑夜不断在码头上堵着口子，直到把长江水堵在外面流入大海。”当兵时很辛苦，但很知足，因为百姓需要自己。

1983年，部队裁军，康孝文也退役回到了老家，但是在部队上学到的开车技术，成为他此后生活的一项技能和生存本领。

“那时咱们柳林车不多，会开车的人也不多，我退役后换了十几个地方工作，但是每一项工作都是开车，当兵的生涯影响我一生。”退役后，凭借着在部队上学到的开车技术，康孝文不再为生活、生存发愁，很多地方都需要开车的人，哪里工资高，他就走到哪里，养家糊口根本没问题的，他家也成为村里90年代为数不多的殷实家庭。

当边兵的人  
就是不一样

